

学舞的意义

□南京 明前茶

开门的声音很轻,换鞋的声音也很轻,在门口的树杈衣架上挂上包的声音也很轻,刚下班回家的妈妈化身侦探,蹑手蹑脚地走到玄关转角,她要探看下先回家的女儿在做什么。因为她在门外就已经听到客厅里正传来激烈动感的舞蹈音乐。专心起舞的11岁女孩,竟没有感觉到有人开门进来,只见她劈叉、下腰、像风车一样旋转,又连接着一系列的跨跳与软体动作,看上去将舞蹈课上学习的不同章节组合到一起,与那情绪饱满的音乐节拍,倒是跟得很准。几乎在瞬息之间,激烈的音乐变得柔和了,女孩的舞步也变得舒缓起来,她像一只搏击战斗后的小天鹅一样,款款飞到水边,舒展翅膀,梳理羽毛,享受着粼粼波光……

直到女儿在音乐的尾声收住脚,妈妈才开始鼓掌,问:“跳了多久了?是自己编的舞吗?”

“做完了功课才跳的,老师才不会教这种无厘头的舞,当然是我现编的。”

妈妈穿上围裙,开始做饭,她轻车熟路地号准了女儿的脉:“感觉你今天在学校有点不愉快,所以才要靠跳舞来出一身汗……”

女儿在厨房的早餐台子上吃

着一个小点心,踮脚,活动着左脚脚腕,淡淡地说:“老师重新排了座位,我和好朋友们都分开了;新来的英语老师挑剔我的发音,排英语小话剧的时候,她不让我演女主角,我现在改演松鼠小姐了,只有三句台词;新学期,我也不是学习委员了,改当文体委员,还要兼管足球队,男孩子们看上去都不想听我的……”

看到妈妈炆锅时走神,把葱段和姜片都炸焦了,女儿反而笑了:“那么紧张做什么?妈妈你不是一向告诉我,在学校总有不那么一帆风顺的时候,要学会消化与转换坏情绪。不开心的时候,爸爸就会出门跑步,妈妈就会弹钢琴,我现在觉得,跳舞也是一种挺好的方式,手机里搜一段音乐,听两遍我就知道大体要怎样跳,跳完了,那些烦恼都模糊了,要不是你这会儿细问,我还真想不起来具体为什么事不开心。”

妈妈抬眼望了女儿一眼,就在这一瞬间,她觉得昔日的稚气儿童已经长成小小少女的模样,有主见,有条理,也有了小白桦一样亭亭玉立的身材,女儿盘好发髻,额头前的碎发冒着汗气。而她现在的情绪明显是安然的、愉悦的,那些可能留下

阴影的部分,都被舞蹈这束光照透了。她排除负面情绪的体会,都从观察父母的言行而来,也从自己的业余爱好中来,她吸收、转化、酝酿了自己的生活经验,有了一个自我开解的过程;这与家长强行去安慰她,或者令她去反思、去响应老师的要求与安排,去认识自己的不足,更令她能够接受。而她自己终于能接受评价的起伏,与自己在群体位置中的变迁,这种自我说服的能力,其实比孩子取得一个好成绩,对她未来的影响更深远。

学舞的意义在哪儿?去年,教舞的老师就说过,依照女儿的身体条件,她将来既考不上专业舞团也不可能吃这行饭,充其量就是自娱自乐的水平,老师的意思,是要家长仔细考虑,要不要继续在学舞上投入,毕竟,到了今年夏天,孩子就要进入至关重要的六年级了。

妈妈和孩子,曾经都在这个问题上犹豫过。

而这个傍晚,老师抛来的问题有了答案:孩子应该在她挤得出时间的时候继续学舞,直到她未来遇到挫折的时候,有一份更圆融的能力去消化负面情绪。孩子学画、学琴、学习神定气闲地在棋盘上落子,最终的意义,不也在这里吗?

摸上去硬硬的,而手工刺绣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,短则几个月,长则几年,每天天气不一,手的感觉也有差异,眼睛的丈量也不可能一模一样,所以针脚的均匀程度不可能一模一样。

不经专业人士指导,确也看不出差距,机器的作品迅速、简单,却没有温度的存留,而手工艺人的作品里隐藏的是专注,是技艺的精进,是对完美的追求,不紧不慢,像溪水,循着自然规律涓涓向前、潺潺而行。

手工艺之美,在于匠心,而匠心也能执着地对待梦想、对待生活,去探索、去创造和呈现更多的美,拥有一颗匠心,才能让执念推着我们走向更远更美的前方。

家,母亲便用柳叶茶煮鸡蛋给我吃,星期一回学校时,母亲总会把我的书包中塞上一小包柳叶茶,母亲说,在县中医院做医生的舅舅告诉她柳叶茶具有清热、利尿、透疹、解毒的功效。晚上我抓了一点柳叶茶放到大瓷缸子里,倒入开水,盖好瓷缸盖子,过一两分钟,打开盖子,漂浮在瓷缸里的柳叶那样嫩绿,嚼在嘴里,瞬间就觉得神清气爽,浑身轻松。我慢慢习惯了喝柳叶茶。

母亲去世前,特地把她做柳叶茶的手艺传给了大姐。如今,我喝的柳叶茶是大姐在老家做好送来的。这茶虽然粗糙,但对我来说却是那么的甘醇香厚。每次周末回家,我会泡上一杯柳叶茶,坐在书屋,静看嫩绿的柳叶在杯中轻轻地舞动,茶色由淡黄慢慢转为微绿,一如眼前的春景。我饮一口柳叶茶,感觉饮下的不是茶,而是故乡的味道!

鸟鸣惊梦

□南京 曹冬云

小时候,惊醒我晨梦的不是母亲轻柔的呼唤,却是窗外的鸟鸣。那时,为了贪恋晨睡的眼香,面对窗外叽叽喳喳的鸟鸣,那就是令人犯嫌而又无趣的噪音。如今再听,却觉得幽静、安宁,让身心和即将开启的日子都明亮起来。

南疆的春天总是来得迟一些。江南的三月已是烟花迷人眼,西北的杏花桃花却要犹抱琵琶半遮面到四月中才肯繁花满树,才肯在春风的轻抚下唱响春天的歌。我家的屋后有两棵桑树,屋前有杏树、槐树,还有几棵特有的沙枣树,毫无章法、规律地扎根在那里,经沐风沙漫卷,迎送几番寒暑,年年生生不息。看树干就能判断出是老树,问过父亲,这些树是谁种的,父亲也不晓得,最后补充一句是大家的。

听父亲说过春困秋乏这个词。每年春天万物复苏,阳光暖照之时,很容易犯困,睡懒觉确实是一件很幸福的事,尤其,清晨的睡眠更显得香甜沉酣。然而,春天南归的百鸟却是精力旺盛,天刚微白,便占据房前屋后的树冠叽叽喳喳吵得不歇火,每每此时,睡眠惺忪、余梦未醒的我都会火冒三丈,冲到窗前突然大喝一声:“吵死了!”顺着怒火拍打着窗棂,树上吵翻天的鸟鸣顿时安静下来,随着拍窗的巨大声响,群鸟们顿时惊慌失措振翅远匿,耳畔复归清静,站在窗前仔细侦听,确定没有鸟的叫声,才又上床继续圆梦。这样的情形几乎每个清晨都会重演,我的晨梦也在这样的噪声下屡屡被惊扰,坏心情伴着无奈日复一日。是可忍,孰不可忍,于是,想了一个办法,想到一人来鸟就飞,鸟是怕人的,我就把早已不玩的布娃娃找出来,爬到

桑树高处,把布娃娃系在树枝上,还配了一根长长的飘带,风吹动飘带在半空中摇曳,我想鸟就不会再聚集产生恼人的噪音了。于是,躲在窗后偷窥绑了布娃娃的树上,会不会再有鸟栖息乱叫。看着长长的飘带宛如一条长蛇在空中耀舞,哗哗的布带声确实惊吓住了想要落在树枝上的鸟。第二天,一直睡到自然醒,心情明朗愉悦!然而,几天后,树杈上的布娃娃也吓不着鸟了,长长的飘带也被风缠绕在树枝上,美好的晓梦再次于每日的清晨被嘈杂不休的鸟鸣吵醒,从此对这样嘈杂的鸟鸣产生了深深的厌恶与排斥。

我是喜欢鸟的,仅局限于几只,还有就是叫声婉转好听的,或者羽翼美丽的小鸟。燕子是春天里见到最多的鸟,一身黑衣,像穿着燕尾服的优雅绅士,声音呢喃婉转,听起来不犯嫌,有时候会遐想,王谢高堂下的燕子如今飞到寻常百姓家,倒显得几分亲近。麻雀不是很喜欢,叫声有点尖锐刺耳,甚至在大雪纷飞的时候,在院子里用一根短木棍一头撑起箩筐,另一头系根细麻绳一直拖到屋里,人躲在厚厚的棉被门帘后,看麻雀进入箩筐里吃早已投放的米豆,然后出其不意猛地一拉手中的麻绳,木棍歪倒,箩筐扣下来,便有几只贪食的麻雀被困在箩筐里,那时,是对制造噪音者最好的惩罚。

人生迈入不惑之年,清晨一梦醒来,望着窗外微明透绿一片,欢悦的鸟鸣声声入耳,叫声此起彼伏,像记忆中贪玩的孩子被母亲声声呼唤回家吃饭的声音;又像寂静的胡杨林深处,牧羊人唱着的古老歌谣,悠远安宁;听着窗外鸟鸣,仿佛置身在王维那幽静的空山里。

妈妈的给予

□仪征 刘翠琴

每次去看妈妈,她总会找出一些东西让我带回来:掐下自己栽的菊花脑、培育多日的一两盆花草、手工缝制的拖鞋和椅垫……甚至捡回人家扔掉的沙发靠垫,洗净晒干夹着我带回来。

每一次,我都会用各种借口拒绝:家中冰箱里菜太多、上班忙顾不上浇花、橱柜装不下那么多东西……可她仍然会执拗地让我带回一些,不得已,我用她女婿会嫌弃作挡箭牌,她才悻悻然作罢。

可是,每次我带东西给她,她都找理由让我带回:饼干太硬了带回去给孙子吃,鸡蛋带多了会放坏,我有钱不用再给了……每一次弄得我也很恼火:我不会骑车,坐公交车来一趟兜兜转转近一个钟头,不管我带什么,你就收下呗。

再后来,我也看出了,她是不想我一次性带太多东西去。尽管她说:“坐车烦,事情多,你就不要来了”,其实是想让我多去几次的。我心里很是愧疚:她已经78岁了,我陪伴她的时间屈指可数了!

我婆婆今年已经85岁了,从我进她家门,就从来没见她有闲暇的时候,种地、采茶、养牲畜、做家务……样样在行。每次我们回去,她都把那些山芋、花生、蔬菜和鸡

蛋往后备厢里塞。隔些日子,便杀鸡让我们回去取。经常请庄上的一个小伙子给我们捎蔬菜来,说从菜园子里刚摘下的,更新鲜。

老公看橱柜里的碗大小不一,提议扔了,把那一套新的碗拿出来用。我断然拒绝:大的碗盛汤、中号碗盛稀饭、小号碗盛饭,至于大大小小的盆都有它们的用途,我早已用顺手了。最主要的是它们都是我妈一个个挑选出来给我的,我怎么能扔了?我们因为不停搬家,已经扔了我妈给的水缸、腌咸菜的坛坛罐罐、碗橱、凉席……不能再扔了!

老公还嘴硬:“你妈给的都是宝贝?”

“当然。包括我!”

他察言观色,一看问题要上纲上线,顿时偃旗息鼓。

我还想说:“我们的生命都是妈妈给的,我们有啥理由拒绝妈妈所有的给予?”

但没说出口,因为他也是如此:每次我择婆婆给的蔬菜,看到我揪下来的叶子,他都拿起看了又看:“这么好的菜叶,就不能不吃了?”那个心疼哟!

妈妈心疼孩子,于是给予了她们所能给的一切;我们心疼妈妈,因此倍加珍惜妈妈的给予。

匠心之美

□南京 陈思

走在扬州东关街,我被一家老物件店里的物件吸引,尤其是编织精美的小竹篮,简直令人爱不释手。老板说,这些小竹篮是纯手工编织的,因物件小,需要更加费心,放在这边,呈现的也是手工艺人的温度。

看到这些老物件,我就会想到“匠”这个字,想到会手工的手艺人。

记得小时候,班上有位同学的爸爸,人家都喊他王工匠,他也喜欢编篮子。在我印象中,他每天坐在街上默默将竹篾编织成各种篮子和箩筐卖,他不怎么说话,竹篾在他的怀里有节奏地跳来跳去,他静心按照顺序编得整齐。旁边的人递过去一杯水,一根烟,他都会摆摆手,感情难却时,就把烟夹

在耳朵上,在他的眼里只有手里的物件。一天一天,他让原本笔直的竹子分割,然后打磨分类编织,变成各种圆的方的物件。

这些手艺人就是生活中的艺术家,世界再嘈杂,他们的内心是安定的。

在一幅手工刺绣面前,我认真端详着眼前的刺绣作品,小桥流水人家,绿树小草红花,摇橹的船夫,头戴草帽,欢快唱着歌。这幅刺绣画,让我看到“江上被花恼不彻,无处告诉只颠狂”的美好春天;也感受到了枝头有鸟低浅吟的热闹。

我问老板,怎样才能区分手工刺绣和机器刺绣成品的区别?老板说,机器刺绣整齐,针脚均匀,

制成了柳叶茶。

母亲做的柳叶茶虽然粗糙,但口味好,左邻右舍及亲属都喜欢喝。记得有一年,我家请人下秧,午饭后,父亲递给我一个茶壶,我小心翼翼地打开茶叶罐子,一股淡淡的柳叶清香扑面而来。我抓了一把柳叶茶放进茶壶里,倒开水。待柳叶茶在茶壶里闷了几分钟,我从厨房拿来几只碗,放在桌上,才提壶倒柳叶茶水,漫过大半碗就好。那柳叶茶水青绿明亮,清香诱人。清明后,我把第一碗端给正在得意地看我倒柳叶茶的杨大爷。他双手接过碗,喝了一口,用手一抹嘴,夸道:“柳叶茶,好喝。”然后我依次给每人倒了一碗茶。院子里立刻柳叶清香萦绕,欢声笑语。这一壶柳叶茶,使乡亲融融。

柳叶茶味苦,我小时候不喜欢喝。记得上中学时,我爱踢足球,由于运动强度大,常出现小腹疼痛、小便不畅的毛病。每次周末回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995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